

李嫻娟 楊小英 著

溶溶月 光下



書訊報社編輯
百家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 賁 炜
封面设计 张渭人

溶溶月光下

李 娟 娟 著
杨 小 英

书 讯 报 社 编 辑

(上海市广东路306号)

百家出版社出版

(上海市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 字数 220,000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500

书号: ISBN7-900000-58-5/I·14

定价: ~~2.90~~ 元
2.95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火红的柿林	(3)
第二章 别有一番韵味	(10)
第三章 处女作交了上去	(24)
第四章 没有演完的戏	(37)
第五章 严峻的考验	(45)
第六章 溶溶月光下	(53)
第七章 黑妮的身影	(62)
第八章 时间的价值	(79)
第九章 弄潮儿和播火者	(88)
第十章 珍贵的赠物	(99)
第十一章 一支急行军的队伍	(110)
第十二章 短暂的相逢	(119)
第十三章 母亲的心	(136)
第十四章 真挚的爱	(145)
第十五章 心潮澎湃	(160)
第十六章 她偏爱着三班	(175)
第十七章 友情温暖如春	(185)
第十八章 早春的金达莱	(197)
第十九章 战争破坏着，也创造着	(204)

第二十章	和平鸽飞翔在三千里江山·····	(219)
第二十一章	呵! 三班长, 你在哪里? ·····	(228)
第二十二章	这不是一般的读者来信·····	(240)
第二十三章	把痛苦扼死在心头·····	(252)
第二十四章	突然而来的消息·····	(262)
第二十五章	不知重逢于何时? ·····	(280)
第二十六章	战士不能没有班长·····	(296)
第二十七章	月色溶溶夜·····	(310)
不是尾声的尾声	·····	(325)

引 子

沂蒙山区七十二崮一个不知名的小山坡上，一幢幢错落有致的房舍，掩映在火红的柿林之中，这是一所荣军疗养院。也许当初的设计师们考虑到，战伤致残的荣誉军人，各自都走过一条火红的道路，才把疗养院建筑在这片火红的柿林里吧？想来不是没有道理。无怪乎每当柿林如火的季节，荣军们从各地纷至沓来住上一段时间，品尝着红彤彤硕果的甘甜，缅怀着火热的战斗生活。

纵然，荣誉军人跃马横戈的青春年华业已逝去，但在这八十年代第一个秋天里，历史转折的浪潮，又怎能不在这与党和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人们心里泛起层层涟漪？

通向林间小路的一条青石砌起的走廊尽头，靠着圆木立柱的手轮车上，坐着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年纪约摸五十有几。他那满头黑白相间的发缕，从额角服帖地向后拢去，颇显出几分学者风度。那用蓝格毛巾被捂住的两条腿，笔直修长。不难看出，在伤残以前，他有着多么潇洒的步履和堂堂的仪表。褪了色的军衣兜里别着支钢笔，但是用来拿笔的右手，不知在哪次战斗中遗憾地失去，留下来的只是一只随风微微飘动的空袖管。那瘦削的面庞映着柿林的红光，平增了几分朝气。一双炯炯的眼睛，闪烁出那已过不惑之年少有的梦幻般神往的色彩。

眼下，他正用那只幸存的留有多处伤痕的左手，撕拆着一

封突然收到的、失散多年的一位老战友寄来的书信和一个牛皮纸包装的邮件。

这封意外飞来的鸿书告诉他，寄信人不久将把工作安排一下，到此地与他相逢。先邮来这部战争中留下来的唯有他才能续写完成的长篇著作的底稿。

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当他看到信尾的署名，心头为之一颤，不禁惊喜地叹道：“是你？！”他用那只动作不很灵便的左手，从衣兜里拔出一支旧式的钢笔，感慨良深地自语着：“它盼你盼得好苦呵！”旋即，急不可待地打开邮包，贪婪地注视着厚厚的一摞发了黄的稿纸封面上那用潇洒遒劲的笔迹写出的书名，珍重地翻开了它的扉页，眼睛不觉模糊起来。

啊！过去了的生活多么迷人，哪怕是痛苦的，也渐渐化为深沉的诗。他的心潮被撼动了，从深沉的心底打捞起了那个诗的年华……

第 一 章

火 红 的 柿 林

一九四六年的秋天，巍巍沂蒙，连绵的大山褶皱中，一片疏密相间的柿林，正是硕果丰实的时节。秋阳点燃了柿树每一个枝杈，释放出亮晶晶红彤彤的光焰。恰似一片火海，又如半天彩霞。曾经在盛夏里纷繁争艳的各种色彩，经过秋风的筛选，毫无保留地统统退出，让位给这个赤金的世界。

但是，当你把眼睛的光圈收缩一下，便会发现，在这红彤彤的柿林中，竟有一簇绿莹莹的叶片闪动在密密匝匝的罅隙里。仔细睇视，这簇草绿，原来是一个战士的身影。看去虽然朦胧不清，却因万红之中一点绿，也就特别显眼。大概是早有人瞄上了这个目标，只听见山坡上传来粗憨的喊声：

“喂——同志，你在树上干什么？”

循声望去，一个青年战士敞着汗湿的军上衣，大步流星地朝这棵树下走来。

树上的人扬声答道：“摘个柿子……”细嫩的嗓音噎了一下，打了个嗝。缓了缓气，道：“解——渴——呐！”这战士并不理会来人的责问，毫不掩饰他的贪嘴，只管大口地啃着一只桔红的柿子。

“你，你下来！”来人走到树下，对于这种放肆的行为无可容忍地大声喝斥道。从那高大的身躯，轩昂的气宇，可以看出此人血气方刚。只见他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武俊逸的神采，两

眼虎视眈眈。任其汪在眉心的汗水，顺着额头滴答落下，也不去拭擦。

随着这声如雷贯耳的吼叫，“啪喇喇”一阵响动，树上的战士吓得打了个寒颤，咬了一口的柿子失手落地了。惊愕中，他扭脸俯首低视，显现在来人眼前的是一张圆润稚嫩的小脸，左腮帮子被嘴里还没有嚼碎的柿子撑了个鼓包，眼睛挤成了弯月。好端端的一张脸就败坏在那个鼻子上了，它象个小三角镶在脸膛中央。眼下这小三角被鼓胀的腮帮挤得变了形，不安分地发出呼哧呼哧的喘息。因为没有明显的鼻梁，愈发显得鼻尖上翘。这副面孔，与其说是个小战士，莫如说，他还是个尚未成年的儿童。

“愣着干什么，还不快下来！”来人望着这张天真纯净的小脸，断定是个淘气的新兵。相比之下，他自己当然是个老战士了，自我感觉完全可以用这种年长的人的口气对他说话。

树上的小战士朝他蹙了下鼻子以示报复。吃到嘴里的柿子，涩得舌头也拉不动了。可他还是舍不得吐掉，硬是坚持着咽下肚去。他象小鸡似的伸了伸脖颈，自我解嘲地说：“嘻，真涩！”这时，他才开始小心翼翼地攀住树干下树。磨蹭到快接近主干的一个枝丫上，惴然不前了。这根过于细嫩的枝丫颤颤悠悠，怕是负荷不了他的体重，不得不求助于人。

“喂，帮帮忙，过来一下！”说时，他并不考虑对方肯不肯帮忙，便抓住一根枝条，哧溜一声，坠下来细小的身肢，在空中打着滴溜。

树下的青年战士慌忙一个箭步上去，踮起脚尖，尽可能地高举着双臂，抓住那悠荡的两只小脚。小战士就势踏上他宽实的肩头，被连扛带抱地弄到地上来。

“你真有力气！”小战士站稳了脚跟，佩服地冲他笑笑。开

始认真地打量着面前这个人。只见他那古铜色的面孔上，几乎每一根汗毛都挑着一粒汗珠。汗珠在太阳的照射下，亮闪闪的。小战士心想，这人汗怎么这样多，真象个水人似的。最惹人注目的是鼻子，看他那鼻子，象刚才翻过的那道山梁，又高又直，煞是气派。大眼睛乌黑闪亮，隐藏在两道防风林般浓密整齐的眉毛下，完全不象自己这副小鼻子小眼的模样。他觉得对人家的帮助要有所表示，总该握手致谢一下，便大大方方地伸过手去。这只小手，随即被对方蒲扇般的大巴掌攥在手心。嗨！这怎么能算是握手呢，他有些扫兴，悻悻地抽回被攥得又酸又痛的小手，甩了甩，不适之感有了缓解。蓦然，眼睛又被另一个目标吸引过去，象猫一般敏捷地窜到树根下，拣起掉下的那半个柿子，在身上擦了擦，忘了刚才的涩味，又大口地吃了起来。

“还吃，不知道这是老百姓的东西？懂不懂群众纪律？”那战士的眉头拧成了疙瘩。

“谁不懂！”小战士心里不服，嘟囔着，“我还没有白吃。”

“没白吃？那是你买的？”

“换的！”

“换的？用什么？”

“那不是！”小战士扬起下巴朝树上指去，只见树上系着一条羊肚子白毛巾，随风摆动着。

“唔？”那战士瞅了一眼，象是触动了心弦，眉毛下方炯炯有神的眼睛闪亮了一下。须臾，发现对方用奇怪的目光审视自己，便又整理了一下思绪，恢复了常态，愠嗔道：“光顾嘴就不顾脸了，你用什么？”

小战士朝树根处的背包努了努嘴：“里面还有一条呢！”他扔掉了柿蒂，这时正用细碎的小白牙刮着舌头上的柿屑，“呸

哐”地吐个不停。

那战士看到这副令你哭笑不得的情态，不无怨艾地说了句，“淘气！”对面前这个小鬼无可奈何地报以宽厚的一笑原谅了。他伸手从肩上摘下一只铁皮水壶递过去，说道：“还渴吗？给你喝个够！”

小战士接过水壶，急不可耐地打开壶盖，仰脖咕嘟咕嘟喝了起来。喝完，把壶还给了对方。

那战士接过水壶晃了晃，水已被喝光。他嘿嘿笑了。此刻，他对这个颇有个性的老同志，倒有了几分喜欢。他大模大样地伸手拍着小同志的头顶，带点戏谑的口气说：

“真有你的，肚量还挺大。”

“人家五十里地急行军，翻了一架大山，连一口水也没喝呢！”小战士用手背抹着嘴角的水珠，似乎还没有解过渴来。

“叫什么？”

“李杨子。”

“多大了？”

“属猴的。”小战士不情愿如实地说出自己的年龄，只说个属什么的，对方也摸不准你有多大。

“嗨，怪不得会上树。”

“属什么也不就是什么！”小战士歪着脖子瞟了对方一眼，问，“你属什么？”

“虎。”

小战士不吃亏地回敬道：“哼！怪不得这么厉害！”

“哪个部队的？”对方没和他一般见识，仍然用老练的口气问道。

“到第一野战医院二分院报到。”

“卫生员？”

小战士摇摇头。

“通信员?”

小战士愣怔一下，思忖着：“莫不是他见过我演通信员了？”他眼睛闪动着诡谲的目光，“你说对了一半，是个员，可不是你说的那两个员。”他反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没等对方回答，凭着他的洞察力，足以断定这个身量高大、有几分虎气的人，是个带兵打仗的。“你是连长？”

“班长。”

小战士估计着问：“机枪班长？”

“我是三班长。”

“哪个单位的？”

“眼下是野战第一医院第二分院的伤员。”

“伤员？伤员不好好养伤，乱跑什么？”他倒审查起对方来了。

“爬山锻炼锻炼，前方仗打得紧，想早些出院归队。”三班长看看天色不早，弯腰去提他的背包。“走吧，我给你带路，二分院在东边山沟陈家北庄，还有十来里地哩！”他提起背包，刚刚迈动脚步，却一个踉跄歪靠在树干上。顿时，额头上又渗出大颗大颗的汗珠。

小战士急忙接过背包放在地上，扶他坐在上面，关切地问：“你的伤在什么地方？”

“腿，倒霉的腿！”

小战士跪伏在地上，捋开他的裤腿，只见小腿肚子缠着纱布，纱布上濡出一大片血。

“哎呀，伤这么重你还锻炼个啥呀！真是的！”他不由得痛惜地抬脸望着三班长痉挛的面孔问，“这，这是什么时候负的伤？”

“枣庄战斗。”三班长放下裤腿，喘息片刻，扶着树干慢慢站起，“没啥，走！”

“流着血呢，这怎么能走！”小战士犯愁了。他想了想，说：“我背你走。”

“不把你压趴下。”三班长嘿嘿一笑。眯着眼望着面前这个矮小的身量，用大哥哥的口吻打趣地说：“还不知谁背谁呢！”

“别瞧不起人，试试看吧！”他的倔劲上来了，任性地抓起三班长两只粗壮的胳膊就往自己肩上搭。只见他鼓着腮帮子憋足了气，吭哧了几声，活象蚂蚁搬大象，背后的人纹丝没动。

“你抬腿，抬腿呀！”

“还真有个犟劲，那就试试吧！”

三班长两脚刚刚离地，小战士的脚拌蒜似地挪了两步，“噗通”一声趴下了。三班长嘻嘻笑着就势将小战士扶抱起来，象举一只小猫似的把他举过头顶。

“别闹，别闹！”小战士怕有失自尊地嚷嚷着。

“谁跟你闹，说你不行非逞能，傻小子！”

“什么傻小子！谁是傻小子？”

三班长把小战士的腰肢挽在臂弯，用粗大的手指刮着他那小三角鼻尖，笑模笑样地说：“调皮鬼，不是傻小子，倒是傻丫头了！”

糟！对方把他看作他最忌讳的傻小子了。

小战士敛住笑，绷着脸咕嘟着嘴，嗔怪道：“笑，笑什么！严肃点！”他一把抓下军帽，郑重其事地宣布道：“我是女的，可……可不是什么傻丫头。”

怎么回事？猝然展现在三班长面前的是一个短发齐耳、刘海遮眉的姑娘，叫人一下子应付不了这急剧变化的局面。他

的面部表情就象停了发条的机器人似的，在笑与非笑的一刹那停住了。傻愣了片刻，又用劲眨动了一下眼睛，让自己的视线清晰一些。只见那细嫩的面颊镶嵌着笑得弯成新月两只眼睛，眼睛闪动着甜甜的明丽的光泽，还有什么可怀疑的，这明明是地地道道的一张姑娘的面孔嘛！说时迟，那时快，三班长醒悟过来后，“噔”地一声，撒开手把小战士扔在地上，狼狈地往后趔趄了几步。面孔顿时由白变红，由红变紫，接着便象发疟疾以后的高烧似的浑身上下直冒虚汗，呼吸亦有窒息感。

“你，你怎么了？”小战士愣愣地瞅着这个失态的战友，担心他是病了。在这个十四岁的小姑娘心里，却怎能知道面前这个二十岁的男子汉此时此刻那动乱的方寸呢！

“笨蛋，糊涂……”三班长象是犯下了什么错误，只是反复暗暗地用这两句话来咒骂自己，心想：“一个男同志，竟然跟一个姑娘（虽说不是个大姑娘）拉拉扯扯这么半天，这……”他走也不是，站也不是，最后决定还是走。可不争气的腿却象是钉在地上了，怎么也动不得。他用劲一拔，过于猛了，一只脚踏得太高，嘻！哪里管得了这许多，便一脚高一脚低地迈动起不规则的步子，匆匆朝东山梁下一条幽深的小路走去。

“这人，象是谁得罪了他似的！”

小战士愣怔着眼神背起背包，朝着那远去了的身影扬起了她那脆灵灵的喊声：

“三班长，等一等——”

第 二 章

别有一番韵味

小战士追随着班长影绰可见的前进方向，来到了东山沟陈家北庄。

陈家北庄约几百户人家，在这一带算是大庄。石头短墙围着一簇簇茅草屋，参差不齐地坐落在高高低低的山坡上。

这里驻扎着相当于营级单位的二分院院部和大部分伤员。还有两个所分布在三里地以外的牛沟、马营等村庄。

杨子蹚过回绕山脚的一条小河，沿着弯曲的山路来到了村口，把背包放在一座古老的碾盘上稍事小憩。她抬头仰望一幢幢散落的房舍，判断着院部的住处。转目间，看见右前方榆树下有个当兵的小鬼，他腮帮子上贴了两块纱布，估计是伤员，正跟个十来岁的男孩在争吵不休。

男孩探着脖子不服地嚷嚷着：“欺负人！输了不认输。把包米还给俺！”

那伤员直目瞪口呆地吵叫着：“翻小肠？赢一次吃十颗包米粒。还给你？想得美！”他边吵叫边从烧得黑乎乎的棒子上剥下一把玉米粒胡乱地塞进嘴里，侧愣着头道，“自己要赖倒咬一口，重来！下次让你一把。”

原来他们在玩“打枷儿”。这是农村小男孩最廉价的玩具。无须花钱，就地取材，把一截尺把长的木棍棍两头削尖，放在地上，手执棒棒朝尖尖击打，谁打的远，便是竞赛的胜利

者。此时，他们玩兴正浓。

这玩艺儿，杨子最内行。她小时候对女孩儿家插花绣朵的名堂全不上心，净爱参加野小子们带有粗犷气魄的游戏。上小学时，每每放学回家，丢下书包，抓块包米饼子就着咸菜，一边啃着一边隔着墙头喊上东邻的铁蛋到大门外去打枷枷。那木枷儿翘着尖尖煞是可爱。“叭”地一声朝着尖尖击打下去，木枷儿打着旋蹦起，紧接着再补上一棒，小小木枷儿呼啸着朝远方飞去，一颗童心便随之迷醉于亢奋的快感之中了。

眼下，杨子身穿军装又是重任在肩，自我感觉已不是玩枷枷儿的年龄了。她走近那个伤员，用办公事的口吻问道：“同志，院部住在哪？”

那伤员只顾玩耍，正专心地选择木枷放置的角度，看也没看来者是谁，不耐烦地挥着手道：“去去去！没看见正忙着嘛！”

杨子也斜他一眼，心想：“有脸说呢！这么大个人玩这个。”她自认为应当予以干涉。老声老气地道：“哎哎，你这个老同志，怎么不照顾影响，跟个……”

“小同志？”那伤员仰歪着脸，瞅了一眼，见是个穿军装的小嫚，不屑地撇着被烧包米染黑的薄嘴唇道，“什么小同志，谁没名没姓怎么的！”

“你叫什么？”

那男孩嬉笑着插嘴道：“他叫小马。”

小马慢慢直起身，高仰着头，摆出老子天下第一的派势，阴阳怪气地道：“请问这位老同志尊姓大名，到医院有何贵干？你是哪一次战斗负伤下来的呀？”

“神气样！”李杨子在嘴里咕哝着，手往腰间一掏，不示弱地说，“我是工作人员，管伤员的。”心里话，“怕你哩，不就是负

了点伤嘛，有什么了不起！”

“就你那小样？”小马做了个鬼脸，嘴又撇成个瓢儿，“稍息去吧！”

“你……”李杨子趋前一步，猛地又急转身，不屑于答理地背起背包快步上了山坡。

背后传来小马的呼叫：“哎——走错道了，院部在东边那个挂白布帘的房子里呐！”

李杨子往右边扫视一眼，果真有个挂白布帘的房舍，却故意不理睬小马好心的提醒，以示报复。她直直地往左走，拐过一道石墙后，才转身朝院部走去。

她在一家打扫得十分清洁的茅屋前掀开了白布门帘，把方正的小背包放在屋角，从黄布挎包里取出介绍信，郑重地交给了一位慈眉善眼的中年男子。

这人看完了介绍信，手指扶了扶鼻梁上的近视镜，抬眼问道：“你就是李杨子同志？”

“是，我叫李杨子。”她端端正正地站直回答。“你是院长？”

“我是教导员杨明天。”

教导员端详着面前这个身量刚刚到他下巴颏的小姑娘，咂着牙花子咝咝了好大一会，没有吱声。

李杨子见状，挺懂事地从桌子上的洋铁壶里倒了半搪瓷碗开水递过去。

“你不舒服，牙痛？”

“唉！牙倒不痛，头痛哦！”教导员抓挠着后脑勺不急不慢地说：“你这个李杨子呀，可叫我怎么说好呢！我们刚刚安顿了几个年龄小走不动路的同志，分别坚壁到了老乡家里。可这，又来了个你。”从口气中听来，他完成的这项工作是十分棘手的。

“我，我可不是来坚壁的。”李杨子急了。她在总院跟老院长哭了一顿鼻子，才免于坚壁，答应到这个分院来做她力所能及的工作的。可这一来到又要坚壁，好不叫人恼丧。一时乱了方寸，靠住桌边用手拽扯着军衣兜盖，盘算着怎样对付面前这个决定自己命运的直接领导人。女孩子最本能的抗议手段是哭，最后的求援方式是眼泪。她初来乍到不便放肆，泪珠在眼睛里转悠了好一会，勉强忍住没流下来。憋了半天，眼睛瞅住桌上的介绍信，撅着嘴讷讷地说，“介绍信上，不是写着叫我当文化教员的嘛？”

教导员摘下眼镜，往镜片上哈了口气，用块白纱布拭擦着，不经意地问：“你读过几年书？”话里的意思是：你能认几个字？

她心里暗道：“别瞧不起人，人家好歹是个中学生，没准你这里还找不出几个哩。”这话当然不能说出口，显得有些优越感。便把头微微偏过，不无骄傲地回答道，“初中二年级。”

教导员戴上眼镜审视着她，“唷！看不出，还是个大知识分子嘛！”果然这个学历起了作用，令他意外地欣喜，又问道，“都会干些什么？”

“教文化，教唱歌，还能……”她差一点想说演小放牛、打花棍什么的。一想，那都是刚参军在文工团时小孩子的角色，如今当文化教员是个干部了，说那些话叫人见笑。她犹豫了一下说：“还可以演些小节目。”

“文工团出来的？”

“嗯。”

“怎么到医院里来了？”

“发疟疾住医院，仗打起来回不去了。”

“什么时候参军的？”